

**马列主义基础参
考资料**

**（第十三章至第十五
章）**

中原大學

馬列主義教研室

一九五三年

馬列主義基礎參攷資料

（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

目錄

答覆依凡諾夫的信——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斯大林 (一)
聯共中央關於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工作的決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六)
蘇聯偉大衛國戰爭	
(一) 戰爭第一個時期。蘇聯底積極防禦	(二五)
(二) 偉大衛國戰爭進程中的根本轉變	(三三)
(三) 希特勒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的潰滅	(四一)
(四) 蘇聯勝利底泉源	(四六)
(五) 簡短的結論	(五五)
蘇聯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爲何取得勝利	(五六)
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	陸定一 (六七)
日丹諾夫在九國共產黨情報會議上對目前國際形勢的報告——一九四七年十月	(七九)
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大會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	(八八)
致斯大林——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列寧不朽事業的繼承者	(九一)

答覆依凡諾夫的信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依凡諾夫同志！你當然是對的，而你的思想反對者，即烏羅任科與卡則列可夫是不對的。原因如下。

毫無疑義的，社會主義在一國內——此地是說在我國內——勝利問題，是有兩個不同的方面。

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之第一方面，是包括我國內部的階級相互關係問題。這是內部的關係方面。我國工人階級能否克服和我國農民的矛盾並辦好和我國農民的聯盟、合作呢？我國工人階級能否和我國農民聯盟中打破我國資產階級，從我國資產階級方面奪來土地、工廠、礦井等等，並用自己的力量來建成新的無階級的社會、完全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呢？

這就是和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之第一方面關聯着的種種問題。

列寧主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列寧教訓道：『我們具有為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所以，我們能够而且應當以本身力量來戰勝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的社會。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加米業夫以及其他的老爺們——所有這些老爺後來已變成偵探奸細和法西斯主義走狗——，曾否認在我國有可能無須其他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革命之預先勝利而就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些老爺們，在事實上是想把我國倒推轉去，推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去，但同時，他們却會假意援引他國『革命勝利』，以掩飾自己的退却行爲。我們黨與這些老爺們當時的爭論，正是關於這一點。我國之後來的發展過程已經表明：黨是對的，而托洛茨基及其伙伴却是不對的。因爲在這個時間內，我們已經消滅了自己的資產階級，辦好了與自己的農民的兄弟合作，並在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那怕社會主義革命在其他國家裏還沒有勝利。

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之第一方面，就是如此。

依凡諾夫同志！我想，你和烏羅任科與卡則列可夫的爭論，不是關於問題之這一方面。

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之第二方面，是包括我國和其他國家即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即我國工人階級和他國資產階級間的相互關係問題。這是外部的、國際的關係方面。一國已經勝利的社會主義，既然在自己周圍有很多强有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能否認為自己已經獲得完全保障而免除了武裝侵犯（武裝干涉）的危險，因而也就是說，免除了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呢？我國工人階級與我國農民，能否無須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之嚴重幫助而單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如此戰勝他國資產階級，好似他們已經戰勝本國資產階級一樣呢？換言之，當社會主義還祇在我們一國內勝利，而資本主義的包圍還繼續存在時，是否可以把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看作是最終的勝利，就是說，看作是已經免除了武裝侵犯危險和已經免除了資本主義復辟企圖的勝利呢？

這就是與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之第二方面關聯着的種種問題。

列寧主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寧主義教訓道：『社會主義之最終勝利，就是說有免除資本主義關係復辟的完全保障，祇有在國際範圍內才可達到。』（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之有名決議）這就是說，國際無產階級之嚴重幫助，乃是這樣一個力量，如果沒有這個力量，那末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最終勝利之任務是不能解決的。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自己應當束手而坐，靜待外來的幫助。恰巧相反，國際無產階級之幫助，應當和我們的以下的工作結合起來，而我們的這個工作就是要加強我們的國防，加強紅軍與紅色海軍，動員全國去進行鬥爭，以反對武裝侵犯、反對資產階級關係復辟企圖。

列寧關於這問題說道：

『我們不僅在一個國家裏生活着，而且是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系統內生活着，而蘇維埃共和國之與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其最後結局，不是這個獲得勝利，便是那個獲得勝利。』

而當這個結局還未到來時，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間的許多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這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祇要是它想實行統治和將實行統治，它就應當還要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接着他又說：

『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仇恨我們的人們、階級、政府所包圍着。必須記着，我們隨時都有遇到任何侵襲的危險，正如千鈞之一髮。』（『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這是說得激烈而厲害的，然而又是說得誠實而公正的，一點裝飾套話也沒有，這是列寧善於說話的特色。

根據這些前提，在斯大林所著『列寧主義問題』內，曾經說道：

『社會主義之最終勝利，就是有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因而也就是免除復辟企圖的完全保障，因為，多少嚴重的復辟企圖，祇有在外來的嚴重幫助之下，祇有在國際資本幫助之下才能發生。因此，各國工人方面對於我國革命的幫助，尤其是這些工人即使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乃是完全保障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和免除復辟企圖之必要條件，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之必要條件。』（『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三四頁）

是的，如果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並以爲我們的外部敵人，例如法西斯蒂，不會乘機向蘇聯實行武裝侵犯，那就可笑而愚蠢了。祇有盲目的吹牛皮者或意圖麻醉人民意識的暗藏敵人，才能够這樣設想。如果否認武裝干涉者在武裝干涉稍有成效時就會企圖在他們所佔領的區域內搗毀蘇維埃制度而恢復資產階級制度，那也是同樣可笑的。難道但尼金或高爾察克未曾在他們所佔領的區域內實行恢復資產階級制度嗎？法西斯蒂怎麼會比但尼金或高爾察克好些呢？祇有魯莽從事的傻子或意圖藉吹牛皮來掩飾自己的敵視行爲並希圖渙散人民意志的暗藏敵人，才能够否認在資本主義包圍存在時有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危險。然而，是否可以認爲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的勝利是最終的勝利，如果這

個國家在自己周圍有資本主義的包圍，如果這個國家沒有完全被保障免除武裝干涉危險和復辟危險？顯然是不可以的。

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問題，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這個問題是包含有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我國內部關係問題，就是說，克服本國資產階級和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二）我國外部關係問題，就是說，完全保證我國免除武裝干涉危險和復辟危險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已被我們解決了，因為我國資產階級已被消滅而社會主義在基本上已經建成。這在我們方面就叫做社會主義之勝利，或更確切些說，社會主義建設在一國內之勝利。如果我們的國家是處在一個孤島上，如果在它周圍沒有很多其他的、即資本主義的國家，那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勝利乃是最終的勝利。可是，因為我們不是在孤島上生活着，而是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系統中』生活着，而其中大部份國家都是敵視着社會主義國家，並造成武裝干涉與復辟的危險，所以我們就公開地和誠實地說道，社會主義在我國之勝利，還不是最終的勝利。可是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說，第二個問題此刻還未解決，而是還待解決。而且這第二個問題，是不可用我們解決了第一個問題的方式，即祇是我國自己的努力去解決的。第二個問題，祇有配合國際無產階級之嚴重努力與整個我們蘇維埃人民之更嚴重努力之方式才可解決。必須加強並鞏固蘇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國家工人階級間的國際的無產階級的聯繫，必須組織資產階級國家工人階級對於我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幫助以防他國對我國的武裝侵犯，同樣必須組織我國工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國家工人階級的種種幫助，必須極力加強並鞏固我們的紅色海陸空軍、國防航空化學協進會。必須使整個我國人民時時處在動員準備的情況中，以對付武裝侵犯的危險，以便使得任何『偶然事情』和我國外部敵人任何陰謀詭計不能令我們措手不及……

從你的來信當中可以看到，烏羅任科是抱着另一種觀點，不完全是列寧主義的觀點。他竟斷言，『我們現在已經有社會主義之最終勝利』，我們現在已經有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完全保

障』。無可疑義的，烏羅任科是根本不對的。烏羅任科這種斷言，祇能是由於不瞭解周圍實際情形和不知道列寧主義起碼原理的結果，或者就是由於年輕自傲官僚隨便空吹牛皮的結果。如果我們真正『已有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完全保障』，那末既然如此，試問我們是否還須要強有力的紅色海陸空軍、強有力的國防航空化學協進會，是否還須要加強並鞏固國際的無產階級的聯繫呢？既然如此，那豈不是最好是把那用去加強紅軍的幾十萬萬金錢拿來開支別項用途，而紅軍則縮減到最低限度，或甚至於完全解散麼？像烏羅任科這樣的人，即令他們在主觀上是忠於我們的事業的，但在客觀上是於我們的事業有危險的，因為他們以其牛皮論調來有意地或無意地（這橫直都是一樣！）來麻醉我國人民意識，渙散工農意志，並幫助敵人來在國際糾紛發生時使我們措手不及。

依凡諾夫同志！至於說到你竟被『撤銷了宣傳員工作，並提出了關於能否留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內的問題』，那末，你可不要害怕這一點。如果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省委中的人們，果然想仿效契訶夫小說中的上士普力施別也夫，那就可以不懷懷疑，他們是會在這中間遭受失敗的。在我們國家內，是不喜愛普力施別也夫這類人物的。

現在，你就可以判斷，究竟『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問題的著名語句是否已經陳舊。我自己就很希望這些語句已經陳舊，很希望在世界已不復有如資本主義包圍、武裝侵犯危險、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等等這一類討厭的事情。然而，可惜得很，這些討厭事情，却還仍然存在着。

聯共中央關於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工作的決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黨史簡明教程』之出世，乃是布爾塞維克黨底思想生活中的最大的事變，由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之出現，於是黨就得到了布爾塞維主義底新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黨史讀本，乃是布爾塞維主義底科學歷史。在這中間，敘述了和歸納了共產黨底偉大經驗，而這種經驗則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個黨所未曾有過，而且現在也是沒有的。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在解決關於精通布爾塞維主義的任務，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就是說，用社會發展規律和政治鬥爭規律底知識來武裝黨員的事業中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提高黨員布爾塞維克和非黨員布爾塞維克底政治警覺性的工具，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宣傳事業提到應有理論高度的工具。

在創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是以下列任務為出發點的：

（一）必須給黨以關於黨史的統一指南，這個指南是正式的、由聯共（布）中央審查過的、對聯共（布）黨史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的解釋，而不容許有任何隨意的解釋。由於聯共（布）中央所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之出版，於是就使在從前出版的許多黨史教科書中所含有的、在黨史敘述方面的隨意態度和紊亂現象，使對於黨理論和黨史最重要問題的龐雜的歧異觀點和隨意解

釋，從此終止。

(二)在創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消滅那在宣傳方面把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分離的有害現象，這種現象是在最近幾年內形成的，其結果，就是人們竟把列寧主義當作是脫離馬克思主義、脫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脫離黨史而獨立的學說來講授，却竟然忘記：列寧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長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是列寧主義底基礎，而不知道列寧主義底這個基礎，就不能了解列寧主義。

在創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給予這樣一個關於聯共(布)理論和歷史的指南，在這個指南中，把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學說被人勉強分割的組成部份——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與列寧主義，重新統一成爲一個整體，而歷史唯物主義則應和黨的政策聯繫起來，就是說，要給予這樣一個指南，在這個指南裏，應表明馬克思和列寧底學說之不可分離的統一性、完整性和繼承性，應表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一致，並敘述列寧及其門生以綜合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階級鬥爭新經驗爲基礎而添加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新成份。

(三)有些舊教科書，首先就在歷史人物周圍來敘述聯共(布)黨史，其目的是以人物及其履歷來教育幹部。而『簡明教程』則與此相反，它是以發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思想爲基礎來敘述黨史，其目的是首先就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思想來教育黨幹部。

在創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是以根據歷史事實來講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學說的任務爲出發點的。聯共(布)中央認爲：這樣來敘述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是最適合於事業利益的，因爲根據歷史事實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思想，是要好些，自然些，使人容易了解些；因爲聯共(布)黨史本身，就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因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正確性和生活力，是已被實踐考驗過，已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經驗上考驗過

的；而且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本身，就是在與實踐發生最密切聯繫中，是以綜合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底實際經驗為基礎而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四）在創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使馬克思主義作品擺脫那在解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和黨史許多問題方面的膚淺化和庸俗化。

這種庸俗化和膚淺化，是表現在——例如——流行到最近時期的，顯然反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早已被黨所斥責的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觀點上，當時，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問題，曾被某些假理論家和宣傳員從半『社會革命』黨人立場上來解釋。

對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的不正確解釋，也是這樣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庸俗化和膚淺化的表現。

曲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現代戰爭性質問題的觀點，不了解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間的區別，把布爾塞維克看成是某種『和平主義者』的不正確觀點，——都得到了廣大的散佈。

直到最近期間，在歷史科學中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庸俗化，是與所謂頗克羅夫斯基『學派』聯繫着的，這個『學派』歪曲地解釋歷史事實，它違反着歷史唯物主義，而以今天為觀點，不是以歷史事變所處的條件為觀點來分析歷史事實，因此也就曲解了真實歷史。

由於用反歷史觀點來偽造真實歷史的結果，由於用反歷史觀點來企圖點綴歷史以代替確實敘述歷史的結果，於是在我們的宣傳中，例如有時竟把黨史描寫成爲一帆風順的勝利道路，似乎沒有經過任何暫時的失敗和退却，——而這顯然是與歷史真理相矛盾，因此也就妨礙了正確教育幹部的事業。

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的錯亂見解，還表現在對於蘇維埃國家所抱的不正確觀點之流行，還表現在降低社會主義國家底作用和意義，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工農手中的主要武器。以便保證社會主義底勝利，以便保衛勞動者底社會主義勝利品不受資本主義包圍所侵犯。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使這種以及與此類似的庸俗卑鄙曲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現象，從此終止，而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觀點，恢復起來。

（五）在創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具體表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力量和意義，這個理論用科學方法來闡明社會發展底規律，這個理論教導我們運用這些規律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革命活動，這個理論也如任何一種科學一樣，是不斷發展着和不斷完善着的，這個理論是不怕以合乎新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個別陳舊原理和個別陳舊結論的。

聯共（布）中央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我們的幹部，如果不知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不精通布爾塞維主義，不克服自己的理論落後性，那他們就會寸步難行，因為，爲要執行正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所有各部門工作的任務，就要求實際工作者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基礎，就要求在解決實際活動問題時善於以理論爲指南。

如果以爲精通理論只是一小部份工作人員所能勝任的任務，那就錯誤了。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乃是做到的事情。正是在現時，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當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勝利的時候，已造成了無限的可能性，使我們担任領導工作的幹部能够順利地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研究黨史，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著作。爲着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只要有志願，有一定要達到這個目的的决心和堅毅品性就够了。如果——舉例來說——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這類的科學是可以順利精通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科學之可以完全精通，就更加不容懷疑了。

（六）在創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幫助那些從事理論和宣傳工作的幹部來改造自己的工作，來改善工作底質量，來開始消滅自己的理論落後性，來消滅自己思想準備中的缺點和缺憾，並把宣傳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

聯共（布）中央所提出的這一切任務，都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解決了。

（二）

宣傳工作底基本缺點是什麼呢？

必須向着那個方向來改造黨底宣傳工作和理論工作呢？

（一）黨宣傳工作方面的基本缺點，就是黨的宣傳工作尙缺乏必要的集中領導、並因此而在宣傳工作中，就有手工業方式與茫無組織狀態。

在黨宣傳工作方面的手工業方式和茫無組織狀態，首先就表現於：黨組織竟選定那經過小組進行的口頭宣傳爲宣傳工作底基本形式，却竟然忘記：小組宣傳方法多半是黨在非法存在時期，因自己當時工作條件關係而不得不採用的；而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之下，當布爾塞維克黨握有如刊物這樣強有力的宣傳工具的時候，却已造成完全新的條件和可能性，來無限制地擴展宣傳工作底範圍和集中對於宣傳工作的領導。

黨組織竟不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却繼續拘守着舊的宣傳形式，而沒有顧及到以下一點：就是小組在現今條件之下，已不能成爲使我們的幹部學習布爾塞維主義的主要方法；應當作爲幹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方法的，乃是由老輩布爾塞維克親身經驗所考驗過的方法，即獨立研究布爾塞維克黨底歷史和理論的方法，而黨則應當在這方面來幫助幹部，其幫助方法，就是利用刊物，利用組織集中的聘請有深深研究的解答員來解答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生問題的方法，利用講演，利用報告等等。

黨組織既選定那經過小組進行的口頭宣傳爲宣傳工作底基本方法，於是就傾心於一種錯誤的圖謀——把一切共產黨員都合併到小組之中，專門注重在數量上擴張黨課小組網，貪求把一切而毫無例外的共產黨員都籠統地而且一定要『包括』在黨課小組之中。

在貪求小組數量時，黨組織竟把主要環節——宣傳工作質量——拋棄不顧了。

由於小組之繁多，既使黨組織沒有可能來切實監督宣傳工作，結果就使得黨組織拋棄了對於宣傳工作的領導，把自己的活動變成爲主要是搜集關於被黨課小組所『包括』的共產黨員，小組人數及到課情形的官樣文章的統計材料。其結果，就使小組變成了各自爲政的、不受監督的、聽憑己意來進行工作的組織。

其次，由於小組之繁多，結果就使宣傳員幹部充滿理論準備薄弱的人，而且往往是在政治上沒有常識的和未經考驗的人，這些人不僅不能幫助黨員和非黨員精通布爾塞維主義，而且只能以有害的簡易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敘述，並淆亂自己聽衆底頭腦。

在貪求宣傳員數量時，黨組織竟拋棄了對於宣傳員幹部學習和補習工作的理論領導，並拋棄了對於宣傳員在小組中工作的監督。黨組織沒有去集中對於宣傳員工作的領導並藉以保證提高在宣傳員工作底質量，却在這方面也採取了貪求數量的錯誤方針，以在企業中設立大批黨研究室，以設立宣傳員研究班，宣傳員短期講習班等等方法而分散了幫助宣傳員幹部的事業。既貪求這些機關底數量而不顧其質量，其結果就使黨研究室和宣傳員研究班得不到必要的黨的領導，而宣傳員研究班和黨研究室之缺乏熟練的指導員幹部，又使它們的工作質量減低，使其中工作情形不能令宣傳員滿意，於是就把出席研究班和黨研究室的事情變成形式上的義務。

黨組織既把出席小組變成黨員所必盡的義務，又把黨員看成是不能獨立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永久的初等小學生，於是就採取許多行政手腕來吸收黨員參加小組和把他們留在小組中，就以注重瑣細小節態度去監視和限制共產黨員在小組中的工作。

在小組工作中，流行着一種不正確的、阻礙黨員在思想上政治上發展的小學校式的方法，這種方法表現在爲一切小組規定『劃一的學習日』，爲小組工作規定劃一條規，把談話方法和活潑的同志辯論方法摒棄於小組以外。

除此而外，黨組織還傾心於一種官僚主義的有害的事情——「監督」每個閱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書籍的人並強迫他來報告他所讀過的東西。

由於在宣傳工作中有這些不正確立場的結果，於是那些在幾年當中都必須在同樣的小組中學習，而在自己家裏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作品時又得不到應有幫助的共產黨員們，就失去其對理論準備的興趣，而出席小組上課，就往往變成繁重的負擔。

既然違背了自動加入小組的志願原則，既然用官僚主義行政手段而機械式強迫式地把黨員列入小組，既然不正確地把小組看成是黨教育底唯一形式，於是就破壞了黨員們對於自己能够用獨立讀書方法來順利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信心。因此也就損害了共產黨員們深刻而獨立領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的事業，損害了黨幹部底思想發展。

必須恢復共產黨員們確信自己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和本事的信心。必須打破那種有害的成見——以為只有在小組中才能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其實，獨立

讀書方法却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時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方法。

(二) 過分誇張小組工作和一般口頭宣傳而使刊物宣傳受到損害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在刊物宣傳工作和口頭宣傳工作組織方面的有害的分離現象，其表現，就是無論在省委裏、在邊委裏、在各民族共產黨中央裏，無論在聯共（布）中央底機關裏，宣傳部和出版部都是各自獨立存在着。

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宣傳事業中，刊物——雜誌、報紙、小冊子，應當成為主要的有決定意義的武器，而口頭宣傳則應當佔着輔助的協助的地位。刊物能够使此種或彼種真理，一下子就成為公衆底所有物，因此，它比口頭宣傳要有力得多。而把宣傳工作領導分裂於兩部之間，結果就減低刊物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中的作用，因此也就縮小布爾塞維克宣傳底規模，釀成手工業方式和茫無組織狀態。

黨宣傳鼓動部，既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口頭宣傳方面，既貪求小組數量，於是就沒有利用黨刊物來進行宣傳事業，而結果就使自己沒有切實領導宣傳工作的可能。

而同時，出版部既沒有必需數量的熟練宣傳員幹部——因為他們差不多完全去作口頭宣傳了，——也就沒有能力經過刊物來進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宣傳。

（三）在黨宣傳事業中最重要的缺點，就是黨組織對我們的幹部，對我們的蘇維埃的知識界底政治準備事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鍛鍊事業的輕視，而我們的蘇維埃的知識界，就是黨的、青年團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協作社的、商業的、職工會的、農業的、教育的、軍事的幹部，就是說，黨機關的、國家機關的、集體農莊機關的幹部，而工人階級和農民就是運用這些幹部來管理蘇維埃國家的。我們的黨宣傳工作實踐，既主要是集中於包括生產中的工人，於是就忽略了那些擔任指揮工作的幹部——由昨天的工農所組成的我們的蘇維埃的，黨員和非黨員的知識界。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提出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剷除對我們蘇維埃知識界以及對這知識界關於列寧主義政治教育的需要所抱的這種野蠻的反列寧主義的輕視態度。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首先就是為供給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工作人員、青年團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幹部，為供給整個我們的黨員的和非黨員的，城市的和鄉村的知識界而寫的。

我們忙於實際工作的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以及其他的擔任領導工作的列寧主義幹部，在理論方面是很落後了。在創作黨史讀本時，聯共（布）中央是提出任務要開始來剷除我們幹部底這種理論落後性和政治落後性。

聯共（布）中央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如果我們能够，如果我們善於把我們從下至上的一切黨幹部，在思想上準備得這樣，在政治上鍛鍊得這樣，以至於使他們能在國內國際環境中自由決定方

向，如果我們善於把他們訓練為完全成熟的列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能解決國家領導問題而不犯嚴重錯誤的人，那麼，我們就因此而把我們一切任務解決十分之九了』（斯大林）。

聯共（布）中央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所要求的，是要知悉理論，就是說，要知悉社會發展底規律，工人運動發展，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底規律，要善於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工作中來運用這些規律。

我們的一切幹部，就組成蘇維埃知識界巨大軍隊。蘇維埃知識界是與工人階級和農民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的。這是完全新的知識界，而這樣的知識界，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裏所沒有的。

無論那一個國家，過去和現在都非有自己的知識界不可，至於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則更非有自己的知識界不可了。在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諸年中所長成的知識界，是由國家機關底幹部所組成的，而工人階級就是運用這些幹部來進行自己的內外政策的。這是被提拔出來擔任指揮職務的昨天的工農和工農子弟。在如我們國家這樣的國家裏，知識界是有特別意義的，因為在這裏，國家指導着一切經濟的和文化的部門——農業亦在其內，所以在這裏，每個國家工作人員，為要自覺地和有成效地執行自己的工作，就應當了解國家底政策，了解國家在國內國外的任務。

因此，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教育蘇維埃知識界的任務，乃是布爾塞維克黨最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聯共（布）中央指出：雖然知識界在蘇維埃國家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是，那種對我們的知識界所抱的輕視態度，至今尚未被剷除，而這種態度乃是最有害地把在革命以前時期所流行的對待知識界的觀點和態度搬過來對待我們的蘇維埃的知識界，而在革命以前時期，知識界則是為地主資本家服務的。

這種輕視知識界的態度，就表現於忽略了在思想上教育幹部的工作，忽略了在知識界——職員、教